

走进最班组①

这是一个平淡如水的岗位,也是一个如水般不可或缺的岗位

在这里,聆听水厂“心脏”的律动

本报记者 蒋茜

“配水机房是水厂的重要生产岗位,被称为水厂的‘心脏’。北京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净二分厂机班班长张龙伟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这个班组日供水能力达到100万吨,供水量占北京市区总水量的近三分之一,有着北京市区供水量最大的配水机房。机班共15名成员,平均年龄26岁,35岁的张龙伟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1988年出生,与第九水厂同龄。

在2022年“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中,讲述这个班组故事的作品《前进》荣获一等奖。2月7日,记者走进机班,了解水厂的“心脏”是如何运转的。

不仅靠经验,“还得走心”

9时,班前会开始。上班的值班班长做交班总结,随后张龙伟安排这个班的工作内容和安全注意事项。“大家习惯了巡查完一圈后走东边的楼梯上来,但那边的楼梯板大修还没完工,可别急着从那边走,还是得从南边的楼梯上来”。

简短的班前会结束后,值班员王鹏和闫君超走进机器轰鸣的机房,开始巡检。巡检路线中包括6台配水机组和配电盘、变压器、电机、水泵等附属设备,这条路线他们不知走了多少次,每一次都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配水机泵一旦出现故障跳车,会造成市区供水管网压力下降,后果不堪设想。

“看、闻、听、摸,是设备巡检的基本方法。”张龙伟向记者介绍,“看”是重点,要仔细看设备外观是否完好,连接部分是否牢靠,还要查看各种运行参数,比如看设备上的各类指示灯是否正常,电流、电压、水压、水量等数据是否正常,有无渗水漏油的痕迹,还要看干燥剂的颜色有无变化——干燥剂遇湿会从淡蓝变成淡粉,如果有三分之一变色,就需要

开栏的话

从2019年到2022年,“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已经举办四届。在这个舞台上,全国各地的班组讲述精彩故事,展现各自风采。在这个平台上,各行各业的班组职工被更多人看到,鲜为人知的班组工作被更多人了解。今天开启的“走进最班组”系列报道,将带大家走进这些班组,倾听平淡中的动听,触摸寻常中的有味,发现平凡中的伟大。

——编者

更换了。

“闻”就是闻有无异味,要能分辨出设备正常发热产生的气味,更要第一时间发现有无设备绝缘损坏、电缆烧焦等发出的异味。

“听”是听设备运转中是否发出异响,这也是巡检的重要一环。“我们有个退休的老师傅,光靠听就能听出设备的运行周期,判断是否需要加润滑油。”张龙伟感慨,要拥有这样的绝技,不仅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还得走心”。

“摸”是用手背轻触设备,感受温度和震动,由此判断是否存在隐患。

巡检的时候,闫君超手里还提着小筐,里面放了两个取样管。机房班还负责出厂水水质的基础检测工作,在机房取水后,检测浊度、色度、余氯、嗅味、肉眼可见物等五项内容并一一做好记录。

这样的巡检每两个小时一次,其他时间值班人员要在控制室时刻盯着电脑屏幕,观察各项指标和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并做好详细的记录。

日复一日的坚守,只为人们能喝上放心的自来水。这是一个平静如水的岗位,也是一个如水般不可或缺的岗位。

“一旦安静,反倒要紧张了”

平淡如水的岗位,偶尔也会起波澜。

张龙伟印象很深的一次险情是在2015年8月的一天。下大雨,泵房玻璃被树枝砸坏,水进了机房。一旦高压设备进水,会导致跳机。正值盛夏,日供水量在100万吨左右,跳

机影响特别大。“那天我值班,正忙着抢修,不一会儿看到备班的老师傅都赶来了,没人要求他们来,关键时刻责任心体现出来了”。

张龙伟还遇到过一次全站停电,当时开了4台机组,一下子鸦雀无声。“我们赶紧组织检查,3分钟内抢开备用机组,整个应急流程都印在脑子里了,按部就班地做,但还是紧张得一身汗。”他说,所以平时加强应急演练很重要,形成“肌肉记忆”,否则出现紧急情况时脑子很可能会一片空白。

对此,值班员张波也颇有同感:“设备声音大了心里还踏实,越安静越担心有问题。”他说,在机房班,最大的事儿就是跳车,“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有老师傅带着,先把重要的设备运行起来,再细查附属设备,后来他们都退休了,担子就压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第九水厂1988年通水,机房班也在那一年成立。2019年,班组经历了一次新老交替,老师傅相继退休,当时31岁的张龙伟接任班长。为了适应新的人员构成情况,班组重新修订操作规程,统一了标准和要求。

张龙伟回想起,2008年他刚从北京城建学院给水与排水专业毕业来到机房班的时候,很不适应这里设备轰鸣的环境,“噪音很大,一天下来,头都晕了。老师傅还能在里面聊天,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再加上三班倒,尤其是夜里1点换班,睡得最香的时候要起来上班,太难了。他不是没有动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但父母还是劝他留下来,毕竟这是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

如今的张龙伟早已适应设备的轰鸣声,

“一旦安静,反倒要紧张了”。而他对这份工作的理解,除了“稳定”,还有“责任重大”。

“穿上这身衣服,就感觉责任重大”

“穿上这身衣服,就感觉责任重大。”王鹏说。白色和天蓝色丝线绣的水徽,给她身上那件普普通通的深蓝色工服赋予了不平凡的责任。

今年是在机班班的第11个年头。2012年刚来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大设备,心里慌,不敢动手碰。最怕电检,要拉闸断电,心理压力很大”。

有一次,她在巡检中发现变压器渗油,“一下子慌了,赶紧给班长打电话,请师傅来看”。

慢慢地,她不再慌了。一次,她在巡检中发现二号机组异常,立即停车断电,再开启备用机组。“还好发现和及时处理比较及时,如果等到设备报警再处理,问题就比较大了。”王鹏说。

从“慌”到“不慌”,是技能提升和经验积累积攒了底气。

上学的时候,王鹏曾希望拥有一份安心、舒服、离家近的工作,现在好像都没有实现,但她安然地接受着这份工作,认真地对待着这个岗位。“新的一年,我还是想在应急处置方面多学习,遇到紧急情况心里不慌。”她说。

“供水质量和标准在不断提高,设备在不断改进,对我们的技能要求也相应提升。”指着桌子上厚厚的一沓资料,张龙伟告诉记者,为了响应集团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的号召,他和同事们正在学习电站班的业务知识。

“干这行时间长了,既有责任感、使命感,也有自豪感,毕竟供水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张龙伟说。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空中“起舞”



为确保铁路供电安全,鹰厦线鹰潭南站铁路枢纽“咽喉”处近日进行接触网改造施工。在施工现场,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鹰潭供电段一班班组接触网工犹如空中“起舞”,构成一幅以蓝天为背景的美丽画卷。 王晓颖 徐斌摄

我在班组

最幸福的人

牛宇

我的同事俞汉超,是项目上水电班组的电工,56岁了,我喊他叔叔,但是,更多的人喊他老俞。

老俞是江苏南通人,水乡风情滋养了他温和平实的性情,遇事不慌、处事不乱,仿佛这世上没什么坎过不去。

高中毕业后,老俞就开始在工地当电工,除了在东北短暂待过两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上海和江苏省内各个地级市。左手是热爱且擅长的工作,右手是不算太远的家乡,这是老俞的幸福,也是他朴素的追求。

当下,他任职于中建二局常州翔峰新能源产业园一期项目,共四个区域,老俞和另一位电工一人分管两个。方圆229亩的“广阔天地”,是他的主场。

吃苦耐劳,朴实无华,是很多人对老俞的第一印象。五十几岁的人,走起路来带风。每天清晨斜挎着电工包,雄赳赳地走在前头,让我自愧弗如。

一个装满工具的墨绿色“国际电工包”,一副满是油污的手套,是老俞的全副家什。可能是包太重,每每背着包,老俞总是斜着腰,双手抱在胸前,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走路的速度,足下生风。

“老俞老俞,这边水阀有问题,过来看一下。”“老俞老俞,电缆故障,现场没电了,过来看一下。”“老俞老俞,你在哪里?现场办公室网没了,过来看一下。”每当对讲机里传呼老俞,他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好的,马上到!”

然后没多久,就看见老俞带着沉甸甸的工具包来了,内藏十八般兵器——平口起、十字起、胶带、老虎钳、尖嘴钳……一番忙碌,解决问题。哪怕是到了饭点,也只是打个电话回去,“帮我留份饭啊”,从不耽误事。

在人均30岁出头的项目部里,老俞像一株从容伫立的银杏。

只要有他在,宿舍里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每次晾完衣服,老俞总会扫一遍地,再用拖把细细地拖一遍。他总用带着南通口音的普通话说对我说:“年轻人不要老熬夜,十一点多就该睡了。”这份简单朴实的关爱,弥补着离乡背井的年轻人心中空缺。

每天晚上他跟家里视频,或是问候年过百岁的老父亲“今天怎么样”,或是关照妻子“不要太累”,或是笑着问孙子“想不想爷爷”。这是天伦之乐的真实写照。

老俞睡觉前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累一天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又有劲儿干活了。”这也在激励着他身边的我:“有什么吃不了的苦,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班组现场

解冻

王志娟 姚文龙

“小郝,带一壶开水过来,有排污冻住了。”2月7日清晨,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客车整备场,库检车间集便器班组长刘敏正带领郝泉处理集便器故障。

集便器安装在旅客列车卫生间下部,连接着一个大型的污物存储箱。春运中,随着卫生间使用频次增多,集便器漏风漏水、部件更换、维修保养等各类问题尤为突出,集便器班组比平时更加忙碌。

眼前的K565次列车,入库断电后不到半小时,低温就冻住了一个污物箱的排污阀门,为加快集便器检修作业进度,刘敏在班组里准备了两个热水壶交替使用。

在零下10摄氏度的外部环境,滚烫的开水刚触及管路,便立刻升腾起一片白色水雾。“阀门解冻后,污物大概率会喷溅出来。”46岁的刘敏提醒着身边23岁的郝泉。

郝泉不由得往后退了半步,今年是在岗位上迎来的首个春运。两分钟后,随着阀门解冻,阵阵恶臭迅速蔓延开来。浓重的气味从双层口罩里挤进来,让郝泉眉头紧锁。这一刻,他的心仿佛也被冻住了,揪成一团。郝泉不好意思地瞟了一眼刘敏,发现工长的鼻子此刻就像失去了嗅觉。

“排污后才能判断故障,这个需要更换蝶阀。”当排污阀解冻排空污物后,刘敏脱掉身上厚重的大衣,摘下手套,拿起工具箱里的扳手,把身子探进集便箱上方狭小的空间。由于位置刁钻,20多颗螺丝有近一半需要他凭借手指的触感“盲摸”。30分钟后,蝶阀更换完成,车上配合的同事按下冲水按键,卫生间故障消除。郝泉看到刘敏头上冒着热气,双手沾染着污物,脸上却挂着胜利的笑容,心里五味杂陈。他赶忙为刘敏披上大衣,抛出了那个埋藏已久的问题:“工长,你不觉得咱们的工作苦吗?”

“哈哈,只要你心里有苦,看啥工作都苦。你想想,高兴得干,不高兴也得干,那为啥不高高兴兴地接受呢!”刘敏边擦额头的汗边笑着说,然后快步朝下一个集便器走去。

郝泉一路小跑跟上工长。他感到自己心里的冰正在悄然融化。今年春运太原地区有20余列普速旅客列车,近800个卫生间集便器都是他们班组完成检修的。

一线资讯

“争先文化”成就优秀班组

本报讯“今年1月,我们班被评为抚顺石化‘三无一创’班组竞赛季评优班组,是推行‘争先文化’的结果。”2月10日,抚顺石化公司2022年度劳动模范、工艺四班值班长刘忠说。

首先是学习争先。几年来,围绕班组涉及的8套生产装置和22个工作岗位,工艺四班先后为员工出应知应会培训题1800多道,制作培训卡片500多张,上大课40多场。通过开展“每日一题、每周一卡、每月一课”,建立岗位练兵台和各种预案演练,班组整体技能持续提升。

其次是安全争先。这个班树立上班为下个班创造条件,安全隐患到为止的思想,巡检细心、排查隐患精心,处理隐患用心。为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刘忠总结了四点工作法,即接班多问点、交班多说点、巡检多看点、操作多想点。

还有指标争先。为了降本降耗,工艺四班的核算小组每轮班次都对前一个班组装置产量、消耗、效益、公用工程等数据进行统计,并对偏差较大参数进行分析总结,查找原因,制定装置调整方案。(王秋)

长三角铁路春运用上“智慧眼”

本报讯 分析员张景不正紧盯HMVP(即2C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智能系统后台,突然G1182次列车回传数据报警,湖杭高铁德清至湖州区间接触网补偿装置上悬有鸟巢。张景不随即通知属地工区上道处置。自1月7日春运以来,张景不所在的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供电段检测分析室共计发现管内高铁隐患68处,保障了管内线路高铁平稳运行。

HMVP全称叫作高铁线路车载视频智能监控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高铁列车上的“行车记录仪”——2C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采集到的视频信息进行智能化的整理分析。这个班组主要负责巡检上海虹桥枢纽、浙江省内总共10条高速铁路4700余条公里线路的接触网外部环境,以及数万根接触网支柱设备,盯控有无设备脱落、断裂及悬挂异物等可能危及高铁列车安全运行的情况。

“以往每次登乘列车进行线路巡检,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稍不留神与潜在隐患擦肩而过,一趟下来单张图片就会拍2万余张,完成管内高铁线路检查往往需要十余天。如今在HMVP的帮助下,只要7天便能实现管内线路巡检全覆盖。”分析员汤少杰介绍,他们每天还会对2000余张疑似故障照片进行人工鉴别,确认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据悉,HMVP使管内线路全覆盖巡检效率提升了30%以上,隐患平均处置时间较以往能缩短10-15分钟。(周建国 朱立坤)

雪花中,焊花开



2月8日18时35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大水坑镇的一处戈壁上,完成了井架和梯架焊接任务的刘波拍了拍身上的雪花,露出了疲惫而又轻松的笑容。他和工友们在冰天雪地的戈壁上忙碌了整整7天。再过几天,这套能钻探地下7000米的石油钻机通过长庆油田专家们的现场验收后,就要起升开钻了。与在工厂焊接相比,风雪中作业难度加大——既要防止雪花打湿焊枪,又要焊得严丝合缝。 郝东磊摄

脱硫塔零米厂房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与集控室的安静形成了强烈反差

穿梭在安静和喧嚣之间

曹英男

零时,手机闹铃响了。53岁的魏国强瞬间醒来,麻利地掀开被子,起身关掉闹铃。他醒得快,起得快,收拾得快。10分钟后,他已经钻进了自己的车里。

作为中油电力技术服务公司脱硫分公司运行四班班长,魏国强的生物钟背离了昼夜节律,依从于五班三倒。从1时到8时,是最难熬的后夜班,每隔五天循环一次。倒班33年,他在电厂里度过了2000多个不眠之夜。

“1号塔ab循环泵运行,2号塔ac循环泵运行,3号塔bc循环泵运行,各塔入口硫值稳定,出口硫值都在30毫克以下……”0时40分,在热电一公司1号脱硫塔集控室里,刚下前夜班的运行二班班长乔光伟与刚刚赶到的

魏国强进行着交接。

保障脱硫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的接力棒,就这样交到了运行四班手里。集控室里安静下来。桌上摆着几个杯子,里面泡着咖啡或浓茶。

电厂冬季大负荷生产期间,燃煤消耗快,煤质种类杂,燃烧后的废气中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含量经常波动,运行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及时报告。

值班员王国庆和蒋鸿亮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上的各种参数。魏国强站在墙边挂着的监控屏幕前,查看三座脱硫塔和工艺楼主要设备的实时状况。

“这些监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巡视的空当,减轻了劳动强度。”魏国强顿了顿,接着说,“我们每两小时要去巡视一次,先去脱硫塔零米厂房,再去200多米外的工艺楼里查看石膏脱水系统。上完一个后夜班,少则要

走一万三四千步,多则要一万七八千步。”

集控室七层楼高,工艺楼八层楼高,都没有电梯。巡视一趟,相当于从15层楼走下来,再爬上去。这对于平均年龄已接近50岁的运行人员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工艺楼顶层的真空皮带脱水机,长10米,宽4米,出石膏时转个不停,皮带有时会跑偏,这就需要运行人员从集控室赶过来,爬上爬下地操作纠偏。白班和前夜班还好些,体力和精力相对充足。到了后夜班,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些旧椅子扛上了工艺楼,摆在皮带旁,半夜派人坐在那盯着,随时准备操作,免去爬楼之苦。

脱硫塔零米厂房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与集控室的安静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2023年正月里的一夜,像一个寻常的夜里一样,魏国强和值班员们穿梭在安静和喧嚣之间。